

论美国中东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阚雅晗 洪明

内容提要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二者对美国的外交理念及外交政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回顾了这两种外交理念的传统渊源,进而分析了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美国不同时期的中东政策的立足点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关键词 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美国的中东政策

作者简介 阚雅晗,华中科技大学政教系04级硕士研究生;
洪明,华中科技大学政教系教授,(湖北武汉430074)。

Abstract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realism and idealism are two sharply contrasting ones. They have effected on U.S. Policy deeply. This essay reviews the origins of the two theories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U.S. Middle East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However, whether idealism or realism, the basic point is the American's interest.

Key words Realism; Idealism; U.S. Middle East Policy

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外交理念的传统溯源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区别在于看待世界的方法不同。保罗·西伯里(Paul Seabury)指出:“在哲学意义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看待事物本质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现实主义以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和接受它,理想主义具有理想化的习惯,倾向于用理想的形式来描述事物,或渴望事物采取这种理想形式。”^①当人们把这两种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法运用于国际关系时,就产生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

1. 理想主义认为,处理国家间政治的方法建立在它应当是怎样的概念之上,它怀有或追求崇高的原则和目标,同时准备做出必要的妥协,其目标是促进民主和加强集体安全。民主国家只是外交关系中众多角色之一;决定外交决策政策反应的首要因素是价值观念而不是物质利益,社会经济问题同军事问题一样重要;决定外交政策的主导因素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而不是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冲突和战争的产生原因不是人的天性,而是有

缺陷的政治社会制度。^②

英国著名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理想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相信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种国际体系能够被改造成一种和平且正义的世界秩序,觉醒的民主主义意识将产生巨大影响,国际主义会有越来越多的呼应,国联一定能够发展和成功,进步人士的和平努力和启蒙工作能够奏效,作为国际关系学者,理想主义的职责是消除愚昧和偏见,揭示通往和平安宁之路。^③这是对理想主义学说的特点所作的精彩概括。

2. 现实主义学派形成于上世纪的30年代,发展于40年代,到50、60年代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出现了卡尔·尼布尔、摩根索、阿隆、凯南和基辛格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在抨击理想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代现实主义者对这些论述进行归纳整理,提炼出一些被认为是构成现实主义“核心”的基本假设:强调彼此冲突的集团的极端重要性。在现代世界,冲突集团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民族国家;强调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

^①Paul Seabury,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Alexander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tudies of the Principles Movement and Idea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8, Vol. II. p. 856.

^②Paul Viotti, and Mark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2nd ed.,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p. 123~127.

^③Trevor Taylor, *Approaches and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gman, 1978, p. 6.

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在以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利益冲突为特征的世界上，军事力量是政治事务的最终决定力量。

3. 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同理想主义的对立和争论，美国外交政策也总是受这两种外交理念的影响。莫沃尔认为，长期以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现实主义。在 1793 年的英法冲突中，华盛顿总统拒绝站在革命的法国一边，这可以说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最早的例证。在华盛顿之后的整个 19 世纪，美国外交都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主张采取谨慎外交行为的观点一直指导着 19 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①而从美西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美国凭借日益强盛的国力，不但将“触角”伸向海外，而且愈来愈多的美国人特认为：日益增长的美国实力必须用来同世界上的罪恶作战并作为推动文明的力量而行动。就连西奥多·罗斯福这样被公认为现实主义的先驱也肯定了这样的道德责任，标志着理想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日益增强。威尔逊总统所开创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更被当作美国现代外交史上理想主义的典范。二战结束和其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对建立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热情与投入显示了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然而，美苏两极间的冷战很快就将美国所设想的战后世界体系击得粉碎。当美国认为苏联集团威胁到本国的国家利益，甚至西方国家也把自身的安危系于美国的保护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便迅速消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现实主义”^②。只是由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走过了头，再加上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而被认为滥用了总统的权力，打着“人权”旗号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吉米·卡特把共和党人赶下了台，理想主义在美国外交中实现了短暂的复兴。

二、美国中东政策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二战前，美国在中东的活动“在实质上主要是

私人性质的”^③，尚未形成较为系统的中东政策。二战的爆发使美国介入中东地区。此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经历了冷战、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等时期。

1. 冷战时期：在二战结束至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间内，美国对中东事务采取不介入的政策。出于维持地区力量平衡、避免帝国主义冒险的考虑，美在 1956 年迫使英国撤出了埃及。20 世纪 60 年代，为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美首次允诺援助埃及。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约翰逊政府开始为以色列利益进行军事和外交干预。尼克松执政期间，美中东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在 1969~1970 年消耗战期间，美并未向以提供军事援助，但 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时，尼克松却对以提供了“一揽子援助”。因为尼克松政府相信，以色列获胜将能削弱苏联对埃及和叙利亚的影响力。但美仍不愿过多地介入中东事务。为确保美国利益，尼克松政府将沙特和伊朗巴列维政权作为对抗苏联势力的第一道防线，而不是在中东地区直接部署美军。

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咄咄逼人的攻势和萨达特在埃及的掌权，促使美国加强介入中东地区。当时的局势显示，苏联决策者企图压服伊朗以夺取其胡齐斯坦油田，这促使卡特政府宣布，美视海湾地区为影响美关键利益的地区，并成立了一个负责东南亚地区的新的联合总部。几乎同时，“戴维营协议”使美成为以色列和埃及双方的安全保证人和经济援助者。1979 年伊朗革命又要求美国必须设法在海湾地区保持其军事存在。里根时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苏联空军对地中海舰队的威胁日益增强，促使美将以色列作为“战略伙伴”，里根还要求国防部加强海湾地区的多国联合作战能力。伊朗在革命后对美的敌对态度使美战略进一步复杂化——在向伊拉克提供有限军援的同时，也向伊朗提供反坦克武器。

总之，从杜鲁门的“遏制”战略到艾森豪威尔政府建立的军事同盟政策，从肯尼迪改善美阿关系到尼克松实行“两根支柱”政策，从卡特政府促成

①A. Glenn Mower, Jr.,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 Greenwood Press, 1987, p. 7.

②Robert Dallek, *The American Style of Foreign Policy, Cultural Politics and Foreign Affai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8.

③Bernard Reic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influence in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Praeger publishers CBS Edu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CES Inc., 1984, pp. 1~2.

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到里根政府的“里根方案”，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程度都围绕其战略利益不断向纵深发展。美国政府希望以最小的介入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其中东政策是出于对石油资源和对抗苏联威胁的考虑。因此，在冷战的背景下，决定美中东政策的是美国的利益，而不是价值观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

2. 老布什政府时期：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结束，使美国一方面处于一种“没有敌手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一度为冷战所掩盖和压抑的种族冲突、宗教争端、边界纠纷等问题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纷纷涌出。美的全球战略也从防止苏联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挑战转向扩展自己的民主制度；从与苏联争霸变为独霸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不及待地向全世界推广自己的政治制度、市场经济和价值观念，其对外政策中理想主义的色彩日益浓厚。

海湾战争结束8个月后，美国利用海湾战争取得胜利的影响力促使以色列与其邻国参加了马德里和会，埃及、约旦、以色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均参加了这次会议。利库德政府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拥有生存权；叙利亚也承认了以色列为合法的对话方。同时，美国防部还希望在沙特建立大批训练设施，永久驻扎大量地面部队。尽管美最后出于多方考虑而没有将此付诸实践，但这一提议反映了当时对美极为有利的形势。马德里会议和地区导弹不扩散体制的有力推动，将美与该地区国家的军事联系机制化，并表明美政策目标并不限于将伊军赶出科威特，其最终目标是重塑中东地区。这与老布什政府所谓的“中东新秩序”相一致。“中东新秩序”的实质就是要在中东国家兜售“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的标准，进行政治体制改造。可见，以美国价值观来彻底改变中东地区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在海湾战争后曾一度占据上风。

3. 克林顿政府时期：1994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了“参与与扩展战略”，要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巩固和扩大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阵营”，体现出克林顿外交政策中浓厚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曼德鲍姆在分析政府对外政策时所指出的：“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扩展具有理想主

义色彩的美国的价值观。”事实上，国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国对中东的争夺趋于激烈，美国独霸中东的战略企图遭到了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挑战；中东地区重要国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仍然桀骜不逊，坚决与美国作对；中东和平进程几乎停滞。因此，克林顿政府调整了其前任的中东政策，采取了“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中东政策——这说明老布什政府建立“中东新秩序”的雄心壮志在克林顿政府时期逐渐消弭，克林顿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在实践中力不从心，不尽如人意。

4. 小布什政府时期：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领袖沙龙强行进入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而引发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导致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倒退，美国则因国内大选而无暇顾及，放松了“西促和谈”的力度；小布什上台后，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当前阿以斗争中呈现的以强阿弱、不战不和的局面，阿以双方都继续求助、依赖美国，美也有借口在这一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因此，小布什一改前任“积极介入”的方式，奉行相对“超脱”的中东政策：严厉制裁和打击伊拉克；在偏袒以色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日益升级的巴以冲突听之任之，奉行强硬的中东政策。

“9·11”事件的发生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正如布什所言：“9·11”事件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迫使我们卷入了战争……在巨大的灾难中，我们也看到了重大的机遇。我们必须以智慧和勇气抓住这些机遇。”^①新保守主义又在布什政府重新得势，特别是“9·11”事件的发生，为其进一步施展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契机。新保守派认为，要战胜恐怖主义，就必须依靠美国所代表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传播西方思想和价值观，推动民主政治改革，以西方民主制度整合和重塑“大中东”秩序，从根本上消除其对西方特别是对美的威胁，巩固美在中东乃至全球的利益。从“民主改造中东”思想的提出，到推翻萨达姆政权进而建立“民主榜样”，从2003年5月美宣告伊拉克战争的结束，明确提出“改造”战略，到2004年2月美正式宣布的“大中东

^①George W. Bush, "Freedom Will Be Defended," *The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1, 2001.

民主化改造”，都表明美国政府通过扩展民主来重塑中东地区秩序的决心，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再度兴起。

三、结论与启示

现实主义认为美国最大的利益即美国政府首要的责任是保护美国的经济体制与生活方式。中东地区国家的石油是美国介入中东事务以及促进中东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与改善人民生活的本质驱动力。因此，美中东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以相对较少人力、物力投资而获取最大的收益。作为目前世界上军事、经济实力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美国不需要为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感到羞愧。石油将不可思议的财富聚集到几个阿拉伯国家，但在这些拥有石油的国家（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依然是人口稀少、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处于主导地位。这些传统社会在其政府没有任何重大政治、社会变化的情况下，却开始了飞速的迈向现代化的进程。财富的聚集也引起了这些国家与地区周边国家的不平衡。如苏丹、也门、埃及等国人口多、自然资源少，依旧在贫困中挣扎。因此，理想主义者指出，由于资源、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保护美国在中东利益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公平的划分。

可见，事实上，不同的政府往往根据不同的国内外环境、政党传统理念、政府组成人员(尤其是政府高层官员)个性及价值观的差异而制定外交决策。其中，政策选择更多受到一种外交理念的影响，而很少是道德或私利的代表。因此，美国政府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维护美国眼前和长远的基本国家利益，也尽可能地传播、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个人背景下有所侧重罢了。历届政府都不可能在这两种外交理念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虽然他们所提出的主张和立论基础不同，但自身不带有任意的价值判断，其立足点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一个国家想要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实现其某种道德理想乃是本国人民所普遍珍视的价值观念的延伸。这样，这个国家本身就是这种道德理想传播的基地，它自身的安全和强大程度决定了其道德理想可能传播的强度和广度，即使是在不进行武力干涉的范围内。如果作为这种道德观念载体的国家

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胁，那么轻则会使这个国家丧失传播自己道德理想的能力，重则会使尊崇这种道德理想的民族本身遭到毁灭。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曾阐述过美国外交中道德与现实的关系，他说，规定了美国“道德”外交内容的“民主”和“人权”原则可以不与现实政治的利益相矛盾；在人权和现实政治之间做出有效选择的两难处境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局。^①

也正因为美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中善于交替利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所以美外交中经常出现似乎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角色错位的现象：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的人有时变得非常现实；而被看成是典型现实主义者的人在某些问题上又非常执著地坚持美国的价值观。如西奥多·罗斯福打着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旗号，号召美国放弃孤立主义，却未能奏效；而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放弃孤立主义外交方针，却是在威尔逊的“利他主义”的旗帜下实现的。过去人们认为，美国民主党政府意识形态或理想主义色彩较浓，而共和党比较注重实际利益或更富有实用主义色彩。其实，布什共和党政府与克林顿民主党政府同样重视“美国价值观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有机结合”，都以“救世主”的心态和传教士的狂热向世界各个角落扩展美国的价值观。理想主义有时为了实现自己所谓的“正义”目的而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推翻一个自认为“非民主”的政权。即使在威尔逊主义及其他理想主义先驱所主张的国际安全机制中，也包含着用战争手段变更“专制国家”的国内体制，使之“民主化”，进而达到“和平”的目的。克林顿政府的“新干涉主义”、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化改造”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两者均以推行民主为幌子，给美国所认为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价值观即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披上合理的外衣，以掩饰其干涉他国内政的本质。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理念，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大体而言，当世界变得愈加和平时，现实主义的影响就会下降；而在国际局势紧张时，现实主义便会趋于突出、更

^①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

具说服力。反恐行动为布什总统权力的增长及其强硬的外交理念提供了战略平台,当美国认为自己“打赢”了反恐战争,美国的战略目标必将重新转向其所谓的“潜在竞争对手”。^①这也正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逻辑所在。总之,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美国不同时期的中东政策的立足点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 阳)

• 启事 •

欢迎订阅《阿拉伯世界研究》

本刊2006年的定价仍为每期7.00元,读者可在当地邮局订阅,也可直接汇款到本编辑部邮购,外加15%的邮挂费。

本编辑部尚有2005年少量余刊(含全年合订本),欢迎新老读者补订,以供研究与珍藏。每本9折优惠,款到即寄(请到邮局汇款并注明补订刊期与数量,以免耽误)。联系电话:021-65311900-2519/2373,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邮编:200083。

《阿拉伯世界研究》编辑部

2006.01.05

^①<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